

詠 獨 語

詠 獨 語

□ 李惠琴 □

眼睛不拿眼力來傲人，却以戴眼鏡來傲人——泰戈爾人，永遠生活在猜忌中，所以不快樂。感情是無形的，抓不到，摸不著，而人爭強鬪勝的心理於是緊緊的扣住這把鎖，朋友與朋友間互相猜忌著，情人與情人間瞞騙著，父母與子女間蒙著一層紗，大家都吝於伸手扯去，都不肯仔細的數落自己，卻要指著別人的鼻子叫著、喊著，企圖掩飾著自我，就像那嚷著「狼來了！」的孩子，最後卻落得一身的瘡疤。

※ ※ ※

世界以痛苦吻著我靈魂，却要求報以詩歌——泰戈爾人說——純真就是幼稚，幼稚就是純真，哦！大家都渡在虛偽中太久了，感情早就麻木，面對著真實不禁愕然，對純真，却起了懷疑，懷疑這世界竟然會有這種色彩的組合，協調？對比？最後的結論卻是世界上最大的傻子就是純真，因為它毫不虛飾的揭露了現實的冷酷，因為它不會，也不會去假星、月之光，花鳥之香來驕飾事實，於是它的頭銜就冠上了傻子。

※ ※ ※

我將死了再死來認識那生命是無盡的——泰戈爾是的，只有經歷死亡之谷的人才能體會生命的真義，它不是自我欺瞞，不是空中閣樓，它是踏實的，是豐盈的，是一片待鑿的荒原，它，蘊藏著無盡的寶藏，問題是，你，肯不肯捲起你的衣袖，你，肯不肯讓你的汗和大地的血混成一脈，朋友，你，是辛動的農人嗎？

※ ※ ※

白晝的工作完了，「母親！，把我的臉埋在你的懷中。讓我做夢吧。」——泰戈爾

望著西下的斜陽，天邊圈圍紅暈，又是一天的落幕，不禁自問，今天得到了什麼？今天又看到什麼？是什麼支持著明日的生存？是夢！是希望！是憧憬！身旁的野花雜草答道，於是，我欣然入夢。

